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臣六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一目錄

吏政七 守令上

讀吏縣令箋

守令篇

送沈椒園序

答周仲和書

答門生王禮折問作令書袁枚

官戒示長兒

通飭各官熟讀律例

論用才

田宅

卷二十二

吏政八 守令中

論治邑

稱職在勤

論卹民

上徐方伯書

與王春溪書

論各道府書

申飭閩屬不閱文稿陋習檄

卷二十三

吏政九 守令下

張望

洪亮吉

趙青藜

張士元

陳道

程含章

汪輝祖

顧炎武

吏難一

書李翔薦所知於張徐州

送張子白還鎮番序

子賤治單父說

循吏約

寄董大兄書

論用人

事上

與友人論羅城事書

張惠言

張望

程同文

沈寓

沈起元

牛運震

汪輝祖

汪輝祖

于成龍

吏難二

與沈位山書

答南汝張觀察書

莅任求言函

誠子書

申飭官箴檄

用親不如用友

論處同僚

張惠言

嚴虞惇

沈起元

闕名

聶繼模

陳宏謀

汪輝祖

汪輝祖

陸世儀

汪輝祖

汪輝祖

于成龍

周鎬

陳宏謀

論作縣數則

論親民

論治訟

為軍議

論吳中吏治書

通飭留心圖冊檄

汪琬

汪輝祖

汪輝祖

楊名時

陳宏謀

陳宏謀

陳宏謀

通論居官

論省事

用吏役

仕學一貫錄

與泰安各屬

通飭州縣巡歷鄉村諭

申飭陝屬不閱文稿檄

汪輝祖

汪輝祖

汪輝祖

陳慶門

李文耕

陳宏謀

陳宏謀

審興革

請禁苛派鋪戶狀

議覆社倉保申疏

與五第書

書桃源縣志後

飭吏正俗四約

論息闢書

治蘇

卷二十四

吏政十吏胥

今史

駁吏論

訪懲衙蠹之法疏

請杜書吏舞文疏

亟更役法疏

卷二十五

吏政十一幕友

幕友論

佐治樂言

黃六鴻

周亮工

孔毓珣

牛運震

吳卓信

陶元瀾

程含章

沈寓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敬陳風化之要疏

與胡色侯書

上汪制軍書

鄉治

敬陳治化漳泉風俗疏

請定緝捕事宜疏

治崇

姚瑩

凌如煥

任啟運

姚瑩

張望

汪志伊

田文鏡

沈寓

革火耗

勸民種殖講學疏

寄周人驥書

論去弊

招墾田記

治械鬪議

館舍街道橋梁官樹之政

胡衍虞

楊永斌

陳宏謀

汪輝祖

喬光烈

鄭振圖

顧炎武

顧炎武

儲方慶

張惟亦

喬遠瑛

傅維麟

額吏胥

覆陳書役不必定額疏

衙蠹宜剔其源疏

說吏胥

侯方域

田文鏡

孫光祀

牟願相

吏胥議

覺察奸蠹內外畫一疏

上王撫軍條議

分發在官法戒錄檄

儲方慶

李之芳

周鎬

陳宏謀

韓振

汪輝祖

佐治續言

汪輝祖

訪延賢友

汪輝祖

形僂枕首死者吏不得而知也。失業無告，橐項以死，填委於溝洫者，吏不得而知也。然則吏無虐墨，無失法，而民之死者，已不可以勝數矣。嗚呼！今之吏而欲古之治，其亦難矣。夫民賴上之力以生，其生以長，其子孫自食其力之所出，而以其餘奉上以相養，故尊其君而親其長，無事則長安，有事則可用，今也民自以其力養生，營死以幸脫饑寒死亡之患，而未必可得，而又損其所以自養者以給君長奉期約，更有求焉，號器而令之帖帖若奴隸，鉗錘而算之充充若外府，然而有以窮困告者，庸吏作色，賢吏蹙蹙卒莫起而為之籌，若是求民戴其土，不可得也，愚以為方今之患，獨患吏與民鬪而不相親，民之視吏也，憚然若神鬼之不可即，吏之視民也，芸然若履崇山而視原隰之草木，無所別之。民之疾痛顛連而瀕於死者，有執途人而哀之者矣，未有號呼求拯於州縣者也。其愚者不知州縣之職之宜生我也，其知者知號呼之無益也，且不唯無益而已。州縣出一令，行一法，傳呼者數十人，奔走者數百人，利未見而已受其害，故賢士大夫多以為戒，而民亦願相與休息而無為。夫立法而不便者，上不悉下也，法便而民不勸者，下不信上也。今夫良將領百萬之眾，雖竄下廝養，莫不知其所為，而士卒亦莫不與其將同腹心，并耳目者，非能日偵伺而人撫循也，審于其利達於其害，法度明而誠信著也，故苟有以相親，則百萬之眾，措之若指，譬苟無以相親，則內治一妾，外馭一僕，且不足審其旦暮所事，而何以謀長乎？里有正圖，有保，是古之閭閻，鄴長也，宜擇士人有行者為之，誠能略仿周官管子之意，立之教法，使各掌其治，以時課而問焉，暇則與之論利害，省謠俗，閭閻幽隱之故，必可知也。今有謀焉，則修之鄉，鄉以修之都，都以修之國，十里之遠，可使猶一家也，上有以知其下，故舉而不過，下有以信其上，故令而不悞，然則生民之政舉而措之可也。

吏難二

張惠言

夫吏誠有以信於下，而有志於生其民，則必無扭於目前旦夕之安，而務治其原本。今夫古之所謂休息無為者，不為矯絕之法，不立詭俗之制，不嗾乎民心以求譽如此而已。非謂泛泛焉任其自生自死，自榮自悴於其下，而我不與知，乃曰上與民不相擾也。若夫管子之治齊，子產之治鄭，孟子之治滕，矯然一變其故，綱立紀具，其育之間，繁策也。故三子之治，可謂究其本矣。非之而不懼沮之而不挽，及其經制既定，上下晏然，子孫蒙業數百年，而可以無壞，然則休息無為，未有大於此者也。今之賢吏曰：寬徭役，謹賦稅，去其盜賊，而理其獄訟，則民安而治得是，則然矣。然而其所及者，樂業之民也。若其失業者，雖有寬徭恤授之令，而彼無與也；飢寒之不慎，則所謂盜賊者皆此人矣。吏更見其盜賊，而以為不足惜，嗚呼！孰知其始之本非盜賊耶？而況有不肯為盜賊而死者耶？天下之地皆足以衣食天下之民，而利之所出，不均，故得其源者生，而失其源者死，且夫一人

之利而二人資之則微十人之利而百人資之則置全民之所以求利者一人得之則千人趨之然則利安得不絀而民安得不貧是故欲民之無飢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業管子曰聖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雜處故教有恒而事有政蓋古者度地居民而頒執事其要如此今計一縣之中田上下之率給幾何人山澤所出給幾何人四方貨賄市井之贏息所食者幾何人謠俗所資技藝工匠之巧須幾人也疏瘠之可化者幾何草木水石之未取者幾何四圻之內都會者何所鄉里市肆之不當其所者幾何行資四方而不棄其鄉里者幾何人通游者何所利矣總其數而乘除之必使所業與利相當而濟其有餘不足其農之能盡地力者工之能立物利者商之能裕本計者所在以告吏發幣聘之建以為師使長其曹輩而教其不及稽其怠惰者不任者斥之農聚於疆工聚於肆費聚於市田而不能播種者不容於疆藝而不能飭材者不容於肆賢遠而不能阜通者不容於市其無田而無資者使相假貸而時其出入男年十六而不業女年十三而不治絲枲者罰其父母則民勸其業而利修其有飢寒者或寡矣或曰管子之法四民各處其所今民之雜處久矣亦將分之乎否乎曰夫分民者非奪其居而徙其鄉也百室之聚必有市有肆有民居之屢其為賈者必就市而工者必就肆其常也吾因其宜而安集之使其不至屯雜而已何難焉曰民既習其業矣利不足又使其他習如之何曰非徙已習之業也禁其方欲習者而已夫習焉而不獲其利苟願有徙者吾有以安之而又有以教之則彼亦樂得其所矣今天夫一家之中有操作者有廩役者有易固者其為之者皆其人之所自欲也而分處其所為者則主伯之事也今一邑之民為士者為農者為工賈者問更以其數則茫然而不知也嗚呼僕隸無經事而主伯且得有其家者哉

守令篇

洪亮吉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為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有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為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有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為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為守令後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子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毆整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子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入者

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喜目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逮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為不止且有為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恒有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心微有不同者乎

書李翱薦所知於張徐州

張望

李翱薦所知於張徐州其一孟郊翱之言稱免能知舜於是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以成唐虞之治以為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在子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其說是也然而雖有免舜之聖擇賢而用之而郊固不適於是選其言則是其人則非免舜湯武之朝無論大官末職皆以賢者處之未有賢者居尊而庸者居卑也未有賢者不獲居尊而己不肯居卑也未有居卑而不守官也柳下惠不辭小官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貞元十一年郊為漂陽尉坐水石間長吟廢事則豈足以堪朝廷而膺禹稷咎繇之所任乎以翱之不己殷殷流連嗟嘆若唯恐徐州之或失也何也豈徒以其詩人哉郊嘗投徐州詩矣嘿嘿弗聞曾無以動其心良以空言不責實效而翱且曰使郊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者不誠誇與

與沈位山書

嚴虞惇

都門握別忽已六載知吾弟杜門養道立德立言真足追配古人具微德器深厚學問堅定視僕之碌碌風塵不啻鯢鵬之與蟻蟻矣當此時勢日就衰薄居官無一事可為不過要錢耳論古人之道即當深潛隱伏超然事外但吾弟年尚少力正強非隱居之日又出宰百里作民之牧或有一二利益百姓之事亦士君子讀書用世素願但須拚此一官不畏不疑亦不必作過情之事但從百姓起見吾盡吾心其他利鈍聽之於天但得如朱邑之桐鄉亦足永永不朽矣僕自少有此志欲作一親民之官好作條教少立名迹此志不遂蹉跎至今願吾弟勉之只此一官尚可為餘則向背俱觸僕又見今日所稱好官縉到任便減陋規革常例標榜清節矯飾聲譽而其實私門旁竇暮金日進人皆謂之清官欺世盜名尤為可恨僕所見真正清官湯潛庵先生一人而已清不絕物和不隨此人若在聖門不亞四科之列願吾弟以此為法而今之所謂刻薄苛覈一流切勿效之也

送沈椒園序

趙青藜

青萊積穀之區萊又新有災。天子簡自諸臣屬之侍御沈君椒園其有以也雖然難言之東省為南北通衢獨此三府僻處東偏濱於大海又多崇山峻嶺壤地瘠瘠歲即生豐猶難仰給其或協自他屬賦載維艱以故民無係戀輕去其鄉一遇水旱流移滿道蓋其積漸使然匪伊朝夕也近者亦嘗遵海轉關東粟以拯救之而地方官吏拘於成格撥運請費動輒需時粒米雖多緩不及濟此真所謂救荒無奇策者何如有備無患之為得耶憶在東省時椒園與余商水利事未嘗不蒿目當事者之憚於改作也度所自任固將何如以上慰聖王之憂勤士君子居一官即盡一官之職粒一民即圖一民之利此三府者固椒園所得以左提右挈者也吾聞海口地昂富夏雨時潮汐必與俱涌諸屬邑既受境內行潦大清河復挾濟東二郡諸水注之若盡力宣洩開平海口又將有倒灌之虞此應來監司守令忍於坐視吾民之淹沒而吾民之淹沒者亦幾習以為天行地勢而莫可誰何顧博興樂安等邑民有營其地依水田若吳越種杭稻者斯豈不悉於水而蓄以收其利哉又豈不畜之即洩而為四鄰隱除其害哉相陰陽度流泉決壅閘謀歸有畜固齊地也臨淄即墨戶口之眾今未必有加何昔之食焉而卒不聞其乏也哉就令陵谷變易事難泥古而利害之數較然可觀水田之營民已自為之因而導也以此風彼有故而準耳夫人之為其事而不能必其成者大抵有好名之心則上忌有專利之意則下怨故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立精神到處金石亦透惟椒園其慎思而審處焉可矣若夫興教化敦禮讓於既富後措之裕如也

送張子白還鎮番序

程同文

鎮番東西北皆倚邊達城環之如半規然以俯臨於邊外邊外之地惟鎮番形勢足以控之康熙中噶爾丹強盛套西額魯特為所破其長上書求內附詔許之界以牧地置之寘夏賀蘭山以西土人謂曰阿拉善王阿拉善者蒙古語賀蘭山也雍正中始即鎮番改衛為縣而屬以甘肅肅達外地東至於沙河西至額濟納河其廣二千餘里皆北界於額魯特蓋以一縣而敵河西三府州之背其寄為最重土曠而不治則莫急於井渠之利民儻而不文則宜講於庠塾之教耕牧相錯或慮其爭亭障晏然亦戒其弛非其令之具幹濟有恩與威者未見其效也其治為最難夫寄之也重而治之也難則意非其人莫屬也然而鎮番之令則由乎部選常以資格而得之非視夫大縣之必調而任也故任鎮番者苟材與智則且旦夕謀所以去之而大吏者苟有見其材與智亦必謀所以轉諸善地以為此不足以辱吾賢也俗貧而人物之聚不饒地瘠而賦斂之入蓋寡其遂不得與大縣比亦其勢然也嗟乎甘為政者惟地之擇而事之重且難者之廢而不理也久矣張君子白知鎮番既至則曰是

豈不足為政乎於是陞者舉之仆者植之期年其民大和君曰未也乃以時導民審極遂表封界常乘棠駝行邊連旬日不返手畫而口示蓋種柳掘壕以萬計而民益勤君嘗語所親曰使復數年俾壕盡成而柳盡活數世之利也總督惠公齡聞君賢一日語君曰吾將借君以皋蘭君曰蓋姬有受人之嬰而為之乳者當其未能食也則不忍以去然則某誠不以皋蘭易鎮番嗟乎此足以見君矣嘉慶甲子君以卓異徵入見其明年二月乃還君故善歌詩知君者咸為詩以道其行而屬余以序余既偉君之政而尤賢其眷眷於鎮番也是不可以無述

答南汝張觀察書

沈起元

辱示教化一事或效固非數年後不可遽言故弟於此番見委欲不論民間之有效與否而第論有司之奉行與否蓋亦幹旋之微意也來教云宜以政為教誠屬至論政教本無可分而亦有不可概論者數教之無人乃此時無可如何之勢以身為導復世安能勉力從事抑亦可矣若以政為教又豈易言苟非其人亦安能隨時隨事曲為開導取現在諸屬能之者亦約有幾人其餘則聽斷之際能得本事情形處決恰當者已鮮求於事外剖折至理感動至性者更難之矣或以案牘紛繁急於了事或以習無點墨原老卓識強為大言未能中窾不足動人故高明之論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可以曉才吏賢令而不可以律庸有司也弟雖無似憶昔為郡時有兄弟爭產結訟三年而令不能決弟為提審案情則兄曲而弟直兄貧而弟富致其分契則其分時母有偏愛弟有偏厚因即廣引推產故事繩以友恭大義撥其多得之產以歸赤貧之兄當堂論讞兩造宗親數十人環階叩首歎服從此兄弟式好如此者事無定形理無膠柱能者從之而已故不得已而求之勤惓核之舉報亦聊以為章程而已聞舉行以來有委之村長者有設立木鐸者果盡如其說實實行之雖未必有效而亦不可謂必無一效教於一鄉而得一二二人感化教於一邑而得數人慕義亦即是效豈敢遽求移風易俗周禮閭師族師月朔讀法蓋即此意先王所廢故弟意但考其所委之村長果否得人勸導之法有無定期定所木鐸之設果否有人其人果不厭行村莊唱孝弟之歌振諭民之響耳若以為具文而竟不一設則情廢無能盡見於此矣至報舉之中弟近據各屬報冊翻閱則本官之優劣亦有較然者所舉之善實有事蹟一一可紀且詳於孝義而略於修橋飾廟者必向日所知之良吏也非是則泛泛空言漫稱好善樂施者則平日所知之俗吏也甚至有如准甯何令二月中舉善行二十人概以解紛息訟處事公平八字作者語是顯係衙門訟棍鄉曲武斷之流以此而稱曰善人外謬已極豈非笑談是何令之識見亦盡於此現在具詳申飭弟非不知善善欲長買骨致駿之義正恐是非一淆蓋者不屑與伍推賞不足為重遺議孔多故欲令舉者實慎毋虛必核實事毋綴空言古人臥冰

泣竹原不在大小善一節必有所據則雖其人平生可議而上之所取者在此一節自可人人共見是固與卿飲之必求全德者異矣弟之意於良吏則望其有實心則政即是教本無定款於庸吏則責其有實事則虛文亦竅若大學校之設教其本職但積輕之勢幾不及村長木鐸且無論知識即耳目二事恐難瞻者半豈甚貴之靈軌似可毋庸置議也清查山寺一節已有憲行通查拆毀弟處固不全報有報而率略者弟必駁查是固去匪驅邪之一善政也

答周仲和書

張士元

去年閱署涇邑甚勤理事之暇治文書不少忽此誠讀書人本色亦為政之道當然也昔歐陽永叔為夷陵令齊中無書可讀乃取積年案牘盈箱堆屋者盡閱之因此得究知人情物理後時深有裨於相業其援引復進亦不多言文章往往與言政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亦以少時居官不留心世務但雕琢幾句不唐不漢詩文深用自憚觀此則知古人為學入政之要矣文書云一行作吏諸事盡廢不知所謂廢者何事耶豈詞章夙好今日尚不免技藝而以不得近筆硯為憾耶將亦事上接下之間掣肘而不得行其意也承論漕務經涉為累頗深此弟所耳聞目見者非但當局者難幹即旁觀者亦難說矣大約治縣諸事難了而漕糧為尤甚雖然急公愛民亦視其力之所能為者為之而已竊嘗謂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而今之治疑則又非纖微省蓄所能濟事蓋左支右詘之情形時有焉然亦當以制節謹度之意推之期於濟事而止若事不可濟則真可以去矣聞讀後漢書馬援傳覆告梁松實固曰為貴當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竊歎謂名言因增一語曰居富當便可貧居貧當使可以不富凡仕宦方始顧常存此心也

沈寓

子賤治單父說

子賤治單父語於孔子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教不齊所以為治之術孔子許之曰賢者百福之宗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之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故子賤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此其於後世之為令者何如也邑有賢士大夫為令之資也令不資於賢士大夫令不毅士大夫納善而不獻士大夫不賢令將於是邑諸士大夫之賢否而賢士大夫亦於此日之令微賢否也詩云惇惇君子民之父母夫必愷悌而後可以作民父母父母者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之謂也日坐堂理民事民之所好民之所惡令何由事事遂之於心而施之於政適合於民之所好所惡非與邑之賢士大夫朝夕講究之不能也雖然綸綍錯迕而吸之者古今世比比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後援世事者亦不少不由徑非公事不至非所言不言言必有中者什百中難一二見令能辦而父事兄事友相與者予日望之大下之邑令也賢士大夫邑不皆有賢

父老隱居鄉里抱經濟不見如世者邑往往不絕令能細訪而商之是亦為令之資不減於賢士大夫也令無不職之咎矣民皆賢夫令矣然又豈獨一令之政當然哉天子於民上下遠絕日月不照覆盂蟻蚊不能叫聞邑有賢士大夫助其令以是非夫一邑一邑之事無不理而合於是則朝亦有賢士大夫輔翼其世主以是非夫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理而合於是則天下之民安得不聖其天子乎則知邑多賢士大夫朝亦多賢士大夫邑皆賢令世皆聖天子矣故孔子歎曰不齊之所以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豈虛語哉

范任求言示 三篇

關名

本縣之為理也奉功令惟謹奉吾先君政譜守而勿失亦惟宜民通變庶免膠柱之患焉顧茲任之初利病難於周知所恃士大夫之賢者老之練達者不我遐棄而惠之以言何利當興何病當改合之時宜勤相斟酌俾得虛心以免而次第施之或有當焉人逃竄而易去其鄉地荒蕪而糧多失額錢糧通覈大戶者孰為刁擾田地飛詭大力者孰為隱匿在鄉土豪之武斷愚民怯弱而不敢言在市壟霸之縱橫衙門把持而不得入慣捏造以訛誣乎上唆刁訟以魚肉吾民者必有人也風俗之澆漓所當首禁者何在取惡之淵藪所當急格者何鄉乎盜生何地窩盜何人何人為消彌之法衙蠹誰為窩訪誰是誰實為蠹索之主乎若夫城不築池不鑿將誰與守士無甲倉無儲其何能禦民壯如何團練有無已替夫馬如何清查有無虛糜以至勸課農桑隄防旱潦催收正餉招撫流移莫不有因病製藥之方以起吾民於塗炭者其既為一邑之父母則一邑之事猶我家事一邑之人即我家人於此而若言若昧如此邑何勿避嫌疑明以告我無論前人弊政當改即我有過而爾輩不言爾既不肯為幹蠱之子我欲不為頑父罵母其可得乎除揭榜彰著外倘有忌諱不便面陳者每於放告之時投諸櫺中或於講約處所投入瓶內非同鉤距刻以求人實罄報鐘鐸之遺也倘有裨益於吾民而不便使聞於土豪衙蠹者本縣藏之於中斷不輕泄以開費於能言之人也其各直陳無諱

為願聞已過願達民情事人非聖賢不能無過況以本府惠拙過失更多但不聞則不知不知則不能改此本府大懼也古人以萬物得所為極本府即不敢望此倘民有疾苦愁痛而漠不相關何以忝顏立於民上但不達則不知不知則無由與除此又本府大懼也凡我境內軍民人等或得於旁觀之清或出於風聞之及或念切維桑之急或身在水火之中有心豈不能知有口豈不欲言但或以上下相隔不能遽通或以嫌忌忌諱不敢入告以致本府空抱血誠莫適措手為此特設木櫺置大門外不問諸色人等但見本府過失與民間利病不論大小悉聽備細開寫投入櫺中聽本府不時閱覽庶幾瞻者覽焉

圖自效以期仰報 聖明俯酬民望至於假此為由言人過失甚至發人陰私律有明禁本府豈為姦民指使而與民為讐乎犯者訪出必罪不宥

為訪訪利弊以便興除事照得民間疾苦與地方利弊惟父老得而陳之古設三老五更必取年高有德正為訪訪民瘼今本縣視事方新一切興除事例合行訪訪與其謀之都邑不若詢於芻蕘凡民有年過六旬從未罹法者果有灼見地方何例當興何害當除即於望日條陳具告本縣察其有裨即便舉行或係難緩之事不論時日具呈即於道途拉告本縣亦當止馬受言但不得假公濟私及以迂闊不近人情之語相淆

照得本道蒞任之初會經出示訪訪利弊乃紳衿時異譚言屬僚間進條議獨於黃童白叟之口寂無聞焉豈慮本道以人發言不諳芻蕘是詢之議乎抑為貪官蠹吏所懾慮以口舌招尤故為投鼠忌器之防乎本道熟知民間疾苦還宜詢之民間以富貴之人而談貧賤之事其痛癢未必相關猶之問耕於食祿之人而訪織於衣錦之輩也為此再申曉諭爾父老人等凡有灼見時宜舉一事可以利萬民革一事可以祛累害者其各盡言無諱

答明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枚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執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卧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為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為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為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則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為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如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人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眾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即令某甲喚某乙甯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為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即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為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為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無之文判行

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以屬倉濶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為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為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姦匪之倚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立法半年可十月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賊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連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吏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或早或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覩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焚檄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要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為之結於決旬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為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尚何懼哉以此干庖瘠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屠民加細判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助胥習練之餘當巨倍而含笑囊三本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為其畏者雖應答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取也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勾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鉤鍊於胥吏必內存之當用者如朱墨國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毋不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

聽訟先欲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高灝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於明鏡是也然而一聞之歡情偏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寸管情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常自悔其誤者其誤當必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為六重者獄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山狎邪其不當嚴但須威屬後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民斷而已觀漢江文之平蠱而知職之可裁也觀南史傳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聚也天性之親聚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習勸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侵侵者多民貧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此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貧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真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酒則細刑科則昭示鄉民防重耗則突取衛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釋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聞問寒暑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之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者曰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持天閣下情亦且無以自輔記有之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尊指知知所以尊知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為常生一事此其政可思也總而論之為政在外尤須為政在正則羣邪消心和則眾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浚於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廉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饑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所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年為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通言仕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天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循吏約

沈起元

分疆守土之官未有若州縣之於民至親而至切者也故易於見功莫如州縣而難於稱職亦莫如州縣上之為民求良有司

不啻為嬰兒乳母亦重而迫切矣乃全材罕觀政化何以克成本司不揣用竭平日讀書所得與先輩所教訓者為諸君諄諄語誠焉夫人之才識豈無高下或剛或柔或敏或鈍稟有定因所不能強然才識之高者不足恃下者亦不足慮唯視其心何如耳才有不同心無不同也識有不一心無不一也心者何一日實心國家澄敘官方吏治章程纖悉具備特選視為具文故事苟可以塞上司之責免功令之罰便為了事巧於趨避競尚浮華則雖有良法美意都成虛設於地方毫無補益苟能將士習民風獄訟賦役水利盜賊諸事凡一切令甲之所垂憲檄之所飭民生之所繫國計之所關一一實心整理如飲食衣服之切已就必求飽寒必求煖不因上臺督責而粉飾不因進取階梯而奮勉不因同列異同而依違一民未安一事未究寢食不敢甯也其勞不敢恤也有一分不豫於心不肯歇手有一毫有疚於心不肯瞞昧苟事不宜民雖上臺詞譴不懼也功令處分不顧也則才識之高者心以實而尋理必細操持必堅更無難事足以沮我何患政之立雖才識稍下而心之所至識自開明才自展拓於境內必日有起色云云曰虛心夫心本靈明不虛則敏有欲念則不虛好利好名皆欲念也有成見則不虛務嚴嚴務寬皆成見也心既不虛於是非之衡不能定情偽之隱不能燭動而輒誤無所適從要皆蔽之為思也惟撤其所蔽使好利好名之念無所分於其中不計祿位之得失不問俗情之毀譽則事之是非民之情偽自無遁形事至而應就事論事不以姑息市恩不以執泥行法成見一空漸歸無我有過即改何妨舍己從人有善不矜常覺彼長我短虛則能受虛則生明豈獨居官之切務實亦治心之要訣矣顧心之所以不能實與不能虛者其病根又有二一在于不知其苦蓋勞心之苦甚於勞力不獨牧令為然而牧令尤甚自設官分職以來固以極勞苦之事責之而非以為我逸樂之具矣今試以一身為一家之主仰事俯育胥責之一人即數口之家無不以為苦者況牧令地大者數十萬戶邑小者數萬戶其數萬戶與數十萬戶之身家羣責之牧令之一身而尚得以為我逸樂之具耶自世教之衰徒知以仕進為榮寵得一美官親友握手相賀而為官者亦自以為得志念其苦也此者朝廷清明綱紀整肅貪黷逐賄之行無復敢試亦既知飲水茹藥之况矣夫飲水茹藥之况若况也而猶未知苦乃其職也不盡其苦不安於苦則苟可以偷安可以逸欲急氣即來而又安能實心與虛心哉故必知苦乃盡其職也盡其苦而民乃得樂我安其苦而心乃日休自必孳孳疊疊夙夜不遑甘入於苦之中而職無不盡矣一在不知其重大德非若生士農工商不知其幾而居官者不啻千百中一二則一命之士皆上天之所厚也人心愛民而付之君以治斯民民以不能治而分任之百職試觀今日日牧令而上惟大學士總六部之政務自大學士而下惟牧令總六部之根基是豈惟視已奉公即為臣職之修者一事草率一時怠惰一事放縱一念詐僞便非君上命我之意即非上大

生我之意誠念此而精神故不奮勵才識故不凝練乎知斯二者則自能實心行事虛心自處而不肯苟且從事矣噫生亮
舜之世而為虛糜廩祿之士所謂謂有道殺恥也有志之士於此必有為焉不甯望然而起者豈必免掛彈章為幸得邀節權
為慶乎諸君其各留意毋忽

誠子書

蕭繼模

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為平安耳山僻知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將此心提醒
激發無事尋出有事有事收歸無事今暇官年餘民情悉熟正好興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寬恕偷安藏拙日成積
庫無論將來不克大有所為即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見答黃孝廉札有為報先生春睡熟語此大不可
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頭頭事事雖無事亦然庶幾習慣成性後來猝任繁劇不覺其勞
翻為受用長公員文章遭時不偶憤激而談何必拾其唾餘耶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无險因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鎗
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
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邑中除去五患人咸為爾慶我每思及反覺戚然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火而生火降水升
仍化為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下無德精而警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後須設法處置無使數千里
外老人魂夢作惡也爾家書屢言辦過軍需并未賠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况爾初任幾戶窮民額糧不滿二萬
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兼可不誤大件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若爾本
曲為此言冀寬我心猶為有說爾視我為何人好消息惡消息以善養不以祿養彼閭閻中人能分晰言之况八旬鬚眉老
翁哉此後凡遇上司公文關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為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圖為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為身
家計同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為歲時祭祖用倘有參罰即不必如數寄致致上欺祖宗且可為辦事
疎忽戒養廉銀兩聽爾為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社目前即須謀增建窮戚友亦不宜忽然忘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
有札通知須量力應答年誼中曾有以詩文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時不能不妨遲致室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取人厭罵
且非誠心待人之道也往省見上司有必需衣服項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尚遠然既屬直隸州即當以
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不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為而已官廳聚會更屬是非之場大縣遇小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
預然切不可以小縣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須如弟之事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

酌誠能感人謙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廳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不和又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靜坐思着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原委以便傳呼對答山城不得良幕自辦未為不可但須事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將錯誤處顧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耳鎮安向來園園空虛爾到任後頗多禁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存忍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雖非官醫每入禁視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地方官因爾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視病然我自樂為之爾母亦親手做丸藥近來益以此為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山中山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要着但不時獎勵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已業不可強令報官有願領執照者即時給付不可使書史勒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效生童文理晦塞耐煩開導畧可取即如盤勘又當出以誠心莊語不可雜一毫戲漫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為之不可始勤終倦我最愛雷先生與雷書云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鎮安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一嘉種俟將來發生耳知縣是親民官小邑知縣更好親民依得一事民間即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縣實心為民造福一兩事竟血食千百年士人或呼為甚命某公視彼高位顯秩去來若途人者何如哉蒲城羅明府名文思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在省梁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處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比望之人爾性狷介吾不慮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聞亦有會係中丞公如意者萃里白簡可見大人愛憎至公無私爾蒙格外期望吾既喜復憂爾能自憂即吾之喜也會子云汝官不敬非孝也哉若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糟糠之婦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情殊可念當相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不宜掩鎮安僻陋爾子不致染紉袴習氣吾無他慮但暇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至於律文精奧尤須字字研究中庸所謂憲章即此也詎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到即回家勿聽久留署聞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淳哉我身健儻能復來得親地方起色為樂餘言爾要自悉不暇談

樂山聶翁布及地精於醫仲子薰令鎮安翁寄書誠之陳榕門相國撫陝時嘗手批此書者三次并命撰入鎮安縣志云

言戒示長兒子守誠任

金福嚴道

陳道

初到地方宜博訪僚屬察其俗尚美惡舊政沿習何似無甚害義者且循故迹無輕率變動未能派悉原委而輕妄動不惟無益而且滋擾漸次熟練知其端的而後可以圖議治屬疆界山川道里均宜先知托同官練達者將各府繪一總圖地之肥瘠高下土地所宜水利開塞以及州縣接壤水陸道途所通及大市鎮並細注圖內吏胥機巧非智計所能防察當立定章程使不能作弊恩信相孚使不能欺不假權於若輩批判一由內幕而尤嚴飭門僕無與為比內署左右為書吏耳目所係本官性